最忆我家梁上燕

□铁扬

那时我家有三处院落，院落相连，有好有赖，好院为砖，赖院为土坯。家人住砖院，它布局完整，有青砖表墙，青砖墁地。上房、耳房、东房住人，西房闲置，放架织机，那是我母亲的劳作场地。

春天了，草色染绿了大地，枣树开花了，花香把一个院子笼罩起来时，母亲就会上机织布，她把浆过的棉线经过“掏杼”“递缯”安放于织机，自己顶着一头枣花上机。在织机上母亲一手执梭一手扳机，手脚并动配合默契，布就会在织机上显现出来。此时就有两只燕子随着机杼声顶着飞扬的枣花飞进院落，飞进西屋，找准它们的老巢，开始打理自己的家事。

燕子来了！

燕子来了！

来了，来了！

家人传递起这个早已等待的信息，脸上带着无比的欣喜。燕子也会鼓动着自己，在空中在梁上鸣叫。这是一个院子的欢乐，是一年的开始，你会觉出眼前的日子尽是滋润。

少年时的我，不记得燕子是哪年入住我家的，我只记得它们的模样，它们一公一母，公燕毛色发灰，脖子底下是一片橘红。母燕黢黑，脖下的红红的发紫。飞行时，它们爹开剪刀似的尾巴，或一上一下、或一前一后，相互关照。我认识它们，我家的燕子飞到哪里我也认识，它们顶着枣花，从院里飞出又飞回，是为的寻找新泥修补上年的窝，窝修好，它们就会在窝内亲密嬉戏并繁殖它们的后代。

修窝要用嘴衔回新泥。

我随家人在园中浇地，常看见有燕子落在湿润的淋沟边衔取新泥。我家的燕子看到我，便骄傲地仰头鸣叫，似在告诉其他同伙这泥是自家的。

每当母亲的一匹布下机时，母燕也在窝内哺育下一代了。只见它们的后代从窝内伸出羽毛不全的头，大张着嫩黄的嘴，迎接衔食的父母到来。这时，一个两口之家已经变成了四口。

秋天了，乳燕的羽毛丰满了，它们要离去了，它们要去南方寻找温暖。

春天，燕子的到来使沉睡了一个冬天的家庭活泼起来。秋天时，燕子要离去，又会给人带来一丝丝惆怅。年复一年，日子就在欢欣和惆怅中循环。

有一年随着社会的大变革，我家也要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变革：多余的土地要分给少地的乡亲，多余的房屋也要分给少房的乡亲。于是我们交出了那处有青砖表墙、青砖墁地、有燕子居住的砖院。全家人住进了旁边那处土院。但土院和砖院墙垣相连，进土院时，要从砖院旁擦墙而过。

又是一年春草绿，枣树又扬花了，我从伸出枣枝的砖院墙下经过，多想听听看看我家的燕子回家了没有。但每次还是低头而去，站在别人家墙下踌躇，总觉有几分鬼祟，于是便加快脚步头也不回。走进土院见母亲正在院中闷坐，此时应是她上机织布之时，现在她显得十分落寞。少了枣树，少了花香，少了织机声，燕子的下落也无从可考，一家人便失去了往日的欢乐。或许家人都想互问一下燕子的下落，但一家人都是一副缄默状，谁都觉出这缄默的必要。

两年过去了，家人在浇地时，淋沟中的流水又浸湿了沟边的新泥，果然又有燕子来衔泥了。我看见有两只燕子毛色一深一浅，脖下的红斑也深浅有别，这一定是它们了，我跑过去，心想它们一定也会认识我，但它们看见我似有恐惧，豁开剪刀似的尾巴飞去了。我观察着它们的飞行方向，不是朝着我们的村子，那是一个相反的方向。这不是它们，只是相似而已，若是，为什么对我都显出陌生。

又是一年春草绿时，我已离家远走，母亲从老家来看我，才又谈起燕子，她说：“没来过，燕子不光认家也认人。和人一样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”是这样，原来我家的燕子没有去认另一家生人，我才又想起见我而去的那两只。

我们思念我家的梁上燕，几年过后，倒成了家人见面后的话题。

……

大家V微语

好文字是写给自己的

□张炜

●随着人类的进步，才有了越来越细的分工：即便是同一种工作，内部也要分得细而又细；专注于某个细部和环节的人，竟然完全不懂得其他，甚至有“隔行如隔山”之感。

●这种情况在专业技术领域里也许是好的，但如果应用到文学写作中，就会变得荒诞。我们遇到一个除了会写“童话”或“成人小说”，而不会写其他作品的人，会觉得奇怪。

●写作者在体裁和形式上过于在意，严格遵守它们的区别，反而不能自然放松地写出自己。一些率性自由的写作者让人羡慕，他们有时候写出的文字像小说也像散文，还像回忆录，甚至像诗或戏剧。

●他们不过是走入了自由的状态，不受形式的拘束，直接我手写我心。至于这些文字为谁而写，可能考虑得并不太多。

●实际上只要是真正的好文字，有性情有价值的部分，大半是写给自己的，所以会适合各种各样的读者。

祖国在我心中征文选登⑦

爱国荣校 砥砺成长

清晨第一缕晨光带着希望划破天际，秋日里倾斜而下的阳光渐渐映照起学子纯净的心。随着碧蓝的穹隆中一声浑厚刚劲的国歌奏扬而起，看着冉冉升起的红旗飘荡在碧蓝澄澈的空中——我的心中也升腾着一种激情，那是一种热爱我的国、我的校，一种难以名状的幸福。

2016年秋天，我便怀着欣喜迈进了校门。在这里，我跟随老师收获知识，不断成长。在这里，我感受校园的清新，体味它的点点变化。清晨、中午、黄昏，不同时刻的她呈现不同的婉约与和谐。走在校园的路上，映入眼帘的都是一片大自然的安静与和谐，充满着浓浓书香的气息。在她那一抹浓浓的绿意下，就这样，我逐渐爱上了我的学校。

作为成长在党的怀抱中的一代，我们一直那般幸福。从小未经风雨的我们，沐浴在党和国家的阳光下。他们未曾让我们经历凄风苦雨，只希望他们的努力，换取我们幸福的成长。那些涌动着鲜血的生命的赞歌，他们未曾想让他们的名字留在我们的心里，但是却希望在一个遥远的地方，看着我们静静地成长，再回来报效我们的祖国。如今，国已不再是曾经被人蔑视的国，它成了我们安然的港湾，让我们这些奋勇向前的小船静静地停卧。

学校也是一片我所热爱的土地，翻着那些久远的事迹，看着学校曾培养出来的代代才俊，优秀的学长学姐，我也在心里许下了小小的愿望，那便是竭尽所能，努力学习，全面发展，争取有一天能用自己的成就为母校带来荣耀，为国家作出贡献。

我的校，对你，我仰慕，也欣赏，还有无尽的凝视与希望，你经历过岁月击打，但仍然为代代学生带来芳华；我的国，对你，我热爱，也自豪，还有满腔的理想与抱负，你经历过岁月洗礼，而今却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！

壮观天地之间，该是我辈共揽青天明月，观望细水长流，未来，我们有更艰巨的责任在肩头。作为一名小学生，我将忠于理想，坚定信念，勇于探索，不畏风雨，砥砺前行！

（阜新市开发区实验小学四年三班 梁睿佳）

文史杂谈

悦己之茶

□谢锐勤

前段时间想写两篇关于茶的文章，但诸事缠身，心绪不佳，总是刚下笔又停住，无法一次完成。等事情忙完了，心境好转，当天就将两篇文章都写好了。“乳瓯十分满，人世真局促。”如果心是乱的，笔下也可能是无序的；如果笔下是流畅的，那心也可能是安宁的。好的茶文章，不是写出来的，而是品出来的；不是凭空创作的产物，而是心境自然而然的流露。

所以，只有先过好人生才能品出好茶。那么，如何过好人生呢？既然不如意事常八九，那就应直面惨淡的人生与淋漓的鲜血，不断自我超越，在知行合一中接受事实，获得心的安定与活力，这也许是最艰辛却又是最有效的途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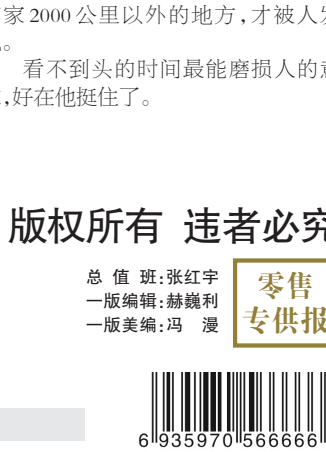
以苏东坡为例，其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走入人生的至暗时刻，却“常想一二”，甚至“尝尽溪茶与山茗”，为什么呢？苏公直面现实，将苦难化作诗意，获得心的豁达与超脱。如果不能释怀，那其笔下的白云茶、焦坑茶、月兔茶、桃花茶等无数名茶，也不过是一堆不同形状的树叶而已。孙犁认为苏东坡的乐观只存在于作品中，而非现实中。即便如此，也可以理解，灵魂的高洁本就是一个过程，而非结论，而人生的趣味也在于探索。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”落魄之地反而成为东坡修行的理想之所，苏公在一壶壶茶中停留、咀嚼、回味、渐悟、升华，留下千古风流。

有人说普洱是茶人最后的归宿，我认为悦己之茶才是茶人最后的归宿，它可能是普洱或龙井，也可能是单丛或大红袍。“两腋清风起，我欲上蓬莱。”最后的归宿不仅是舌尖上的，更是心灵上的；不仅是心情上的，更是心态上的。舌尖与情感都不会欺骗自己，茶是否与身心合二为一，冷暖自知，而在一杯茶中悦己，心就能得到片刻的悠游，就是最适合自己的茶。

当年初读《桃花源记》时，只觉“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”甚是诱人，现在才明白，“黄发垂髫，并怡然自乐”更难能可贵。生活中泡茶时，有时喜欢茶音乐陪伴，有时点一炷藏香，有时约三五好友，有时跑到深山老林里，有时坐在深潭瀑布前，再多的仪式感，也无非想享受这份怡然自乐罢了。

逼出来的意志

□莫小米



在此前，28岁的小伙子，很难说有什么意志力。妻子与他离婚了，他就去赌钱，赌钱输了，他就去跳海。

独自开车到钱塘江跨海大桥边，将车子靠边一停，纵身跳进了杭州湾。白露将近，海水温度已经比较低，被冰冷的海水一冲，顿时清醒：自己年纪轻轻，身体健康，并没有山穷水尽，怎么能死？看到远处有艘船，小伙子大呼“救命”，可惜，因为光线太暗，正值大潮汛，风大浪大，他的声音被大海吞没了。

所谓意志，大多是被逼出来的，求救无望，只能自救。他会游泳，感觉衣服湿重，索性脱到单剩一个裤衩，顺着潮水的方向拼命划水。黑夜茫茫，大海茫茫，不知游了多久，也不知身在何方……

凭着意志拼命游，天渐亮，他被出海捕鱼的渔船所救。渔夫给了他一套衣服穿上，将其送往码头。

钱塘江到达杭州湾口，就像圆号的口子，足有十多公里宽。一个想自杀的人，在意志力的驱使下，耗时八小时“横渡”了杭州湾。

另一位也很厉害，他是个38岁的美国人，独自出海打鱼，在距离海岸线大概14.5公里的地方，发现了一个鱼群，于是将船设置为自动行驶模式，自己跑到甲板边捕鱼。一个巨浪将他“拍”下船，他的船却顾自开走了……

那一瞬相当绝望，海水凉得浑身抽搐，必须奋力游水。看不见陆地，不明确方向，也许会越游离海岸越远，他就看太阳的位置，到了晚上只能看星星。远处漂过渔船，头顶飞过海岸警卫队的直升机，但根本看不见他。他丢掉了一切幻想，意识到只能靠自己了。

鲨鱼在周围出没，不时被水母蜇痛，强大意志力让他忘却了时间流逝，从中午1点落水到转天清晨5时，16小时狂游43.5公里，方才靠近一个棕榈滩获救。

见过东南亚人的船屋捕鱼器吗？方方的木排上，搭建一间木头房子，小而简陋。2018年，一位印尼少年在捕鱼时，赶上了强风，和船屋一起被大风吹走了。船屋没有任何动力，船上的食物也只够存活一周，他只能“随波逐流”。靠捕鱼充饥，燃烧木板取暖，用衣服过滤海水饮用，少年坚持了49天，漂到了离家2000公里以外的地方，才被人发现。

看不到头的时间最能磨损人的意志，好在他挺住了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：张红宇
一版编辑：赫巍利
一版美编：冯 漫
零售专供报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，请与lswbscgh@sina.com联系

总第9117期 | 社务管理部：22698080 编采管理部：22699233 | 发行部：22853760 订报热线：22895302 广告部：22699260 22699261 | 社址：沈阳市青年大街356号 电报挂号：1032 邮编：110003 | 广告经营许可证：辽工商广字01—257号 印刷：辽宁金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| 零售价：1.00元/份 订阅价：300元/年